

A 汤保华小说选

汤保华 著

UI ZHOU WENXUE CONG SHU

汤保华 — 戴明贤 — 姜澄清 — 伍元新 — 唐亚平 — 徐达 — 金永福 — 韦翰 — 巴迅 — 张建建

贵州文学丛书第3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I247.7
1669

A

汤保华小说选

贵州文学丛书 *Guizhou wenxue cong shu*

汤保华\戴明贤\姜澄清\伍元新\唐亚平\徐达\金永福\韦翰\巴迅\张健建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3辑

责任编辑 李佩衡
封面设计 曹琮德

汤保华小说选
汤保华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9.125 印张

字数: 226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21-04067-2 I·861 定价: 12.80 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氣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饿，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又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

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语：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闭。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

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须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目 录

男子汉们.....	(1)
暴风雨	(14)
死亡之城	(29)
古桥	(50)
雷打岩	(60)
一生中的二十四秒	(71)
妙深	(81)
白垩纪.....	(100)
洪荒时代.....	(114)
大地坐标.....	(124)
三清山.....	(136)
太阳·篝火.....	(145)
天鹅.....	(157)
造物主.....	(168)
人世间的九天.....	(182)
乾坤鼓.....	(190)
红眼牧师鸟.....	(229)
太阳轴.....	(239)
犍牛川.....	(254)
给你两次随心所欲.....	(274)
后记.....	(286)

男子汉们

……那狂风有颜色，是黑绿黑绿的。钻塔倒下来了，没有一点儿声音……一个好大好大的圆圈在旋转，白颜色的。那圈儿越转越紧，越收越细！它不是向地里钻，是往天上钻。天是灰扑扑的，被它钻开了一个蓝莹莹的窟窿。太阳的光，忽然把所有的地方都照亮了，金的，黄的，金黄金黄的……一双小手在拍，拍得又快又急，还是不出一点儿声音……忽然，什么都不见了……山谷，山谷一下子出现了。好漂亮的山谷，又深又长，到处都是绿茵茵的……忽然，声音出现了，“坡——坡——”那声音越飞越远，一直飞到天边……

他心里说：我要醒过来！我要醒过来！奇怪，身上一点儿也不疼了，跟没事儿的一样。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张得大大的，他看到了素芳和小小。他想说话。他明白，他没多少时间了。一屋子的哭声。

“小……小小……”他伸出手，在空中摸着。

他看到素芳扑到自己身上。她的手在摸着自己的脸。她的手又冰又凉。

“别哭……”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挺大，但他马上就明白了，没有声音，自己只是嘴唇在动。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尽力把双手伸在空中，轻轻地拍了一下。

“小小，小小……给爸爸一个，一个回声……”

他明白，自己只是嘴唇在动。

他看到，孩子的眼睛睁得圆圆的。

他尽力地笑了一下。

这个浑身是血的人，刚一送进医院，还没有开始动手术，就

……

急救室内外的哭声忽然一下子噤住了。这是因为，趴在丈夫身上的素芳慢慢地瘫软下来，倒在了地上。

“妈妈——”小小的叫声，越过钻井工人们的头顶，一直飞出医院大楼，刺进黑沉沉的夜空中。

短短的时间里，小小成了一个孤儿。他才刚满八岁。

……三天后，小小从可怕的高烧中活了过来。几种并发症都没能夺去孩子的生命，这只能说是老天不愿意再残忍下去了。不不，老天照样残忍——小小不会说话了。他还听得见周围人们的说话声，但是别人说的什么意思，他不懂。他不单成了一个哑孩子，而且成了一个傻孩子！

聋哑学校建在城里，周围全是高高低低的房屋。

早晨，新来的小小一起床，就跑到院子里，啪啪地拍起手来。波！波！又干又涩，没有回声。小小张着嘴，想叫，叫不出，憋得脸发青。他还是不停地拍，不停地拍，直到教师把他哄回教室里去。他不哭也不闹，老师叫他进去就进去，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痴痴地望着外面那小小的一块天空。

第二天一早，他又跑到院子里，啪啪地又拍起手来。第三天，第四天……

老师们渐渐明白了：哦，这孩子，原来是想听回声呢！

可是，院子外面尽是密密匝匝的房屋，还有那一阵阵的车声人声，怎么会听到拍手的回声哟！

第五天，第六天……小小拍着手，等待着回声。老师们都看出来，这孩子一天比一天更痴呆了。

“唉，可怜的孩子，脑子全坏了……”

半个月后，大韩来到聋哑学校。他对女校长一开腔就很不友好。

“还打算怎么逼他，你们！”

大韩又黑又瘦，腮帮上全是胡子碴。

“哎！你别火，别火呀！你听我说……”女校长不知怎么解释才好，“小小是个可怜的孩子。我们知道，他爸爸是为了……”

“哼！总算知道！”

“小小到后来不光是早上拍手，连中午，连晚上都拍。唉，怎么说呢，他……他影响了别的学生……”

大韩默默地把烟掐灭了。他知道，这所学校的孩子们都是不幸的人，小小一来，妨碍了他们，他们就更不幸了。

“弄他到精神病院，他就好了？”大韩还是瓮声瓮气来了一句，“你们这是要他死！”

“唉呀！话不能这么说呀！”校长急得直摇手，“他到精神病院，是去住院治疗的，怎么会……”

“好了，我不是来吵架的。”大韩站起身，“他不去精神病院。我带他走。”

“你？带到哪儿去？”校长弄不明白。

“我收养他。”

“收养？”校长咕哝着，“那……你爱人……同意吗？”

看着女校长满头的白发，大韩忽然有点内疚。他咧开嘴，傻呼呼地笑了一下：“爱人？哈哈，我还没有咧！”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小小跟着大韩叔叔，来到了大山肚子里。

谁说小小的脑子坏了！没坏！这不，他还记得叔叔们，有大韩叔叔，有大李叔叔，有小唐叔叔，有小王叔叔……叔叔们都围在身

边，只是，他们都没笑。他们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们总是乐呵呵的。

只有山，跟以前一样。

瞧，到处都是山，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绿的。小小跑到钻塔前面的平地上，对着太阳拍起手来。

波！波！

坡——坡——

回声！回声！

波波波波！坡坡坡坡——

回声，好像被穿成了一串珍珠。

小小欢喜得蹦跳起来。他的喉咙里发出啊啊的沙哑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在哈哈大笑。他开心极了。

“小小，”大韩蹲下来，一只胳膊搂着孩子，“小小，明天一早，雾一起来，你一拍，回声就更好听了。”

小小的脸蛋儿红扑扑的，眼睛亮亮的。

谁说他的脑子坏了！瞧瞧他的眼睛！

“小小，还记得吧？”大韩轻声说，“去年你跟你妈妈来。你爸爸，还有我们大伙儿一起比赛，比谁的巴掌拍得最响。”

小小对着太阳又拍了几下。

波波波！坡坡坡！——

“你爸爸，”大韩动了感情，“你爸爸为了救大伙儿……钻塔倒了，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谁料得到风那么野，又是半夜……要不是你爸爸扑上去顶住了那一下，咱们这一伙儿，全得砸在帐篷里……唉，最对不起的是嫂子，她也……”

小小惊讶地看着大韩叔叔，他不明白叔叔为什么流泪了。

“傻小子，傻小子……”大韩拍拍小小的脑袋，慢慢立起身来。

“听着——”他忽然对着山谷喊起来，“他不去精神病院——”

大山里，响起了狼嚎般的回声。

太阳落了。天边还是红的。

“娘的……”小唐哽咽了一声，转身奔进帐篷，把手风琴提出来。手风琴散开，拉得长长的。

“小小！”他飞快地套上手风琴，叫着，“小小！听你唐叔叔给你来一段！要什么？迪斯科？对，迪斯科！”

欢乐无比的音乐飞响起来。

“跳哇！小小！”大李像狗熊一样扭着身子，大皮鞋在地上顿得蓬蓬响，“跳哇！跳哇！”

“抬起腿来，小小！这样！这样！”小王怪模怪样地欢叫着。这哪是什么迪斯科，倒好像是腿抽筋！

小小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见过！瞧，叔叔们全都跳了起来！太好玩儿啦！太好玩儿啦！

笑声闹声，把大山全吵翻了。刚回林的鸟儿们又炸了窝。

小唐这家伙，说不定哪天会上人民大会堂演奏的，谁敢说不会！

夜深了。

吃饱喝足的大小爷儿们都睡熟了。为了庆贺小小的到来，小王把舍不得喝的半瓶茅台酒贡了献。人人都开心。

夜深了。那高高的钻塔里，电灯亮着。灯光从帆布罩里映出来，黄茸茸的。

黑糊糊的一片林海，钻塔就像灯塔。

钻塔附近，是两座矮矮的绿颜色的帐篷。这会儿，绿颜色看不到了，跟所有的绿树绿草一样，都溶入了墨一样的夜色中。

小小和大韩叔叔挤在一张行军床上，睡得香透了。帐篷里满是古里古怪的打鼾声。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小小把脸儿使劲凑拢大韩叔叔的胳膊窝。叔叔的胳膊窝里有一股味儿，浓浓的，好闻极了。

当大小爷儿们正在沉睡时，夜雾从草丛里，从树林里，从山洼

里，甚至仿佛从岩缝里，悄悄地溢了出来。白雾渐渐把谷底盛满了，好像谷地是一个魔盆。

两座矮矮的绿帐篷首先被淹没，接着，高高的钻塔也沉入白雾中，就像一只海船，连船带帆都沉没了。

这是小小在野外度过的第一夜。上次他和妈妈来，当天晚上就回城了。而这一夜，使他终身附上了大自然的精灵，尽管他自己不知道。

“小小！小小！”

小小没醒。

“小小，起雾啦！”

还是没醒。

“小小，你不是要听回声吗？坡——坡——”

小小醒了。

这时候，大韩手腕上的夜光表才指着六点钟。

不知道小小想了什么。反正他梦游似地出了帐篷。叔叔们都起来了。脸真凉。

“来，骑上来！”大李蹲下身，把小小扛在肩膀上，嗨，全是为了孩子！要不，谁愿大清早起床跑山，什么雾，什么云海，早看厌了！

男子汉们往山上跑去。山路是湿的，看不清，但感觉得到。雾，向上升着，早就淹过了他们。他们拚命往上追。瞌睡没全醒，心全醒了。

在山半腰，他们追上了雾头，从海底浮上来了。青灰色的天空一下子呈现在眼前。大李没歇气，扛着小小继续往上跑。雾海，仍在往上涨。

终于，他们登上了山顶。雾海，停在了他们的脚下。

小小从大李叔叔肩头上爬下来，张着眼睛东看西看。这一望无际的白颜色，把他弄迷糊了。忽然，那个大自然的精灵驱使着他，他拍起手来了。

波！

坡——

回声！回声贴着海面飞去，又贴着海面飞回来。

波波波波！

坡坡坡坡——

他拍呀拍呀，那么专心，那么痴呆。这会儿，他肯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想。

他是个傻孩子。

七位钻井工全坐在湿漉漉的石头上。一个电子打火机，点燃了七支香烟。

终于，大海被疯狂的回声搅动了。终于，从白茫茫的海中搅出了一个红通通的东西。

• 这个世界，太好啦！

大山在呼呼隆隆地响，是从钻孔深处翻上来的声音。不，是小小的回声！不是也是！

“涌水！”大李嚷。

“准备记录！”大韩嚷。

“水压太高啦！”

“接三通管！”

“水压表！拿水压表！”……

在一片喧闹中，小小的拍手声一直没停。

“好嘞！明天，第七个孔开钻！”

“听你的，韩老总！”

“娘的！拿我小工人开心！”

这个世界，够意思！

可是，世界不会天天都够意思。

雨季，忽然提前了，起码提前了二十多天。

这当然是大韩这个小班长料不到的。

“娘的！今年有鬼！先是大风刮倒钻塔，这会儿喇喇啦啦他娘的下开啦！哈哈，太美啦！”

“屁的计划！”

本来，按张总工程师的计划，整个矿区水文钻孔网的钻孔任务，不紧不慢，都可以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现在好了，每个钻井班都停钻当了抱窝母鸡。最让人焦心的是，每个班都只剩下不多的几个孔，就这几个孔，让你吃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撤井回城？这井架是好撤好安的？没法，只好等，一直等到雨停。谁都知道，雨季下钻，测量什么含水层隔水层！什么水位水量水质水温，全是假数据！

局里的头儿们在全矿区巡回打气，叫大家安心等几天，说等雨停了，地下水位一回复正常就开钻。他们还让各班组织学习。学习？扯蛋！

“他们倒好，小车一趟，回城去了！咱们呢，撂在这儿！”

“他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

“哼！我操他丁书记的娘！”……

散布在方圆百里的各个钻井班，都在咒骂。

按理说，大韩身为副班长，又是党员，多少应该有点觉悟。眼下没有！小小才来几天，没得到几天快活，就凭这，也觉悟不起来。

回声，没了。钻机声，没了。只有雨声，喇喇啦啦，喇喇啦啦！太阳不见了。月亮不见了。沟沟洼洼到处滴水。鸟们跟死了一样。还有更美的呢！瞧，柴呀灶呀火呀，全弄到帐篷里来了；大小爷们只好白天晚上挤在一个帐篷里。床挨床，挤得跟罐头里的剥皮鱼一样！

大韩奉命读学习材料，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七支香烟，帐篷里闷死人！

小小站在帐篷里的十字小窗边望着外面的雨，痴痴地拍着手，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

“别拍啦小小！”大李闭着眼，哼哼着，像害了风火牙，“烦死啦！”

小小吓了一跳，可怜巴巴地垂下了手。

“嘿！跟小孩子家来什么劲儿！”小唐盯着帐篷顶，不阴不阳地忤了一句。

“你！……”大李睁了眼，咬咬牙，忍了。

你瞧，人一躁起火来，真叫没法儿治！要说觉悟低，他们这个班，打从小小的爸爸当班长起，连续几年都是局里的先进呢！

……天又黑了，黑得他娘的贼快！往日里，电灯下面，甩扑克，拉手风琴，吹牛皮，啥不好干？现在，挤成一锅粥，只好睡觉！睡觉！

小小挤在大韩叔叔身边，像只被打晕了的小兔子，一动也不动。

有一个男人，在大山肚子里走哇走哇，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骂着娘，把湿衣湿裤全扒拉下来，这下子，难看得不好说，他照样走哇走哇……

两只鸟，毛都淋光了……

马拉多纳一肘子把普拉蒂尼弄在球场上……

大山都松了，又是泥又是水，正慢慢地瘫下来，可是没出一点儿声音……

味美思酒家，爆炒腰花三块钱一盘……

她套着长裙子，正在裙子里换下游泳衣……

沙漠涨水了……

黑糊糊的，睡不着的爷们胡思乱想，没一个正经的。

小小呢？想了什么？他啥也没想，他是个失了音也失去智力的孩子。他只是在听，听那回声突然从喇啦喇啦的雨声中传来……

雨，一下就是十来天。